



过年的记忆

文 / 李世崇

“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调羹舀汤汤,筷子拈嘎嘎……”每当再念起这首充满童趣的儿歌,就勾起了我对儿时过年的记忆。

农历冬月过后,小孩就开始掰着指头盼过年,这时,大人常说:“你看山上的懒篱笆刺叶落光了就过年了”。于是我们每天上山放牛时都要去看看懒篱笆刺叶黄了多少,落了多少;有时急了,便用鞭子使劲抽打面前的懒篱笆刺,恨不得把懒篱笆刺叶全打掉。可任你怎样使劲,就是打不完。年自然也没有提前到来。

好不容易过了腊月二十,这才开始有了点过年的迹象。腊月二十以后,陆续有人开始杀年猪,但腊月二十六这天是不能杀的,因为家家都盼望“六畜兴旺”,谁还敢杀“六”?农村还有“杀七不杀八”的说法,所以二十八这天也不杀猪。说起杀年猪,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年头生活困难,普通农家平时很少吃肉,偶尔吃一次,叫“打牙祭”。记忆中的儿时,除了杀年猪和吃年夜饭两顿,一年中从没把肉吃过。刚杀出的猪肉,即使不用什么调料,吃起来也鲜香无比。现在几乎不上餐桌的猪血,在那时也是宝物,哪家杀年猪,亲戚朋友,乡邻友好都聚在一起“吃刨汤”,“刨汤”就是猪血凝固后加青菜煮成的。最难忘的是我妈炒的猪肝,现在想起来都直咽口水,遗憾的是长大后吃遍名店大厨做的山珍海味,却再没找回过那时的感觉。

腊月二十三是灶王菩萨的生日,晚上几乎家家都要祭灶。在灶上放一碟子,碟子里装少量花油或菜油,油里放上一两根灯草,用火点着,任其慢慢地燃。人们就用这样简易油灯有些昏暗的光焰平和庄重地欢送那位不知长什么模样的灶王爷上天去向玉皇大帝做关于人间善恶的年度报告。传说中这位灶王菩萨是很小气的,他目睹了全家人做的好事坏事,哪家人对他好,他就专挑做的好事向玉皇大帝汇报,玉皇大帝就会赐福这户人家,相反病痛甚至灾难就会降临。大家自然都不敢怠慢这位未登大雅的灶神爷。年复一年,年年照旧。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就是“打阳尘”。农村烧柴草,烟熏火烤一年之后,到处是一层厚厚的阳尘,尤其是灶屋的楼上,所有家具物品都会长胖一圈,而且是漆黑如墨。有一首写雪景的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一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要写一年下来灶屋的阳尘,换用“白狗身上黑,黑狗身上肿”是一点不为过的。砍一根苦竹,保留一丈长短,在末梢捆一大把竹叶,就制成了一把阳尘扫,用它来扫高处的阳尘,矮的地方依然就用平时扫地的扫把,一家人动手将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彻底打扫一遍,扫下的细阳尘总是几箩筐。人们就用这种朴素的

洁净美来迎接新年的来到。

年夜饭大都安排在腊月三十的中午,吃过年饭,大人就忙着进一步打扫卫生,大一点的孩子则在旁帮忙,将院坝里的垃圾堆在一起,用火点燃,本有些潮湿的垃圾不能充分燃烧,青烟袅袅,扶摇而上,据说这天的烟火有奇特的功效,能熏跑叼小鸡的岩鹰。年三十的下午是不用做什么活的,一年中只有这天下午和大年初一全天才可以不干活,其余时间都要看牛、砍柴或打猪草。要一天半天不干活,对孩子来说和吃肉是同样的向往。令小孩高兴的还有领压岁钱,那时大人给小孩的压岁钱一般是一角二分,叫“月月发财”,富裕点的人家也有发四角的,为“四季发财”。

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春节联欢晚会看的,只能看爸爸敬菩萨,敬祖先,然后听妈妈讲家史:“你爷爷是帮人赶马的,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借宿在一个破庙里,被倒下的庙墙打死了……”。家史似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口耳相传,只是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后,故事的内容才会改变。我听的故事,内容虽有些伤感,但听的回数多了,又不曾见过我爷爷的模样,因此也就没有给过年蒙上过多的悲伤。

午夜过后,开始放鞭炮迎接新年。我们放的鞭炮和现在的是不同的。头天砍几根较大的嫩竹子,锯成短截,要放炮的时候,将锯好的竹筒放在火上,等烤到冒气并开始流水的时候迅速取出放在门槛上,用斧头朝竹节使劲一砸,“啪”的声响伴着青烟和清香从竹筒冒出,连续打击不同的竹节就形成连响。那声音和香气虽小,却也够弥漫小小的堂屋,比起现在声音震耳,气味浓烈的鞭炮来却要环保得多,我估计那就是最原始的爆竹。

大年初二,亲戚间开始互相串门拜年,一直到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晚上似乎才是过年最热闹时候,过年虽然接近尾声,但人们兴致似乎才到高潮。大家聚集到乡场小镇舞龙灯、耍狮子、唱车灯,尽情娱乐,欢度新年。最热闹起劲的是舞龙灯,十几条草龙轮番上阵,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从火炉流出的铁水拍向天空后散成一朵朵晶莹耀眼的礼花,等到三五条草龙同时登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龙身矫健穿梭,如巨莽翻滚,四周火炉流出的铁水同时拍向天空,团花簇景似繁星乱坠。人们一直玩到午夜才散,趁着余兴,选谁家长得最好白菜、青菜或蒜苗,连根带泥拔上几棵,一路唱着吆喝着回家,美美地一觉睡到天亮。

儿时年就是这样过的,虽然离我越来越远,可那时过年才真叫有滋有味。

(作者系宜宾市教育局职成教科)

